

谍影重重，生死一线，中日特工之间的终极暗战一触即发。

谍海猎杀，十面埋伏，他能死里逃生？

暗中较量，扑朔迷离，谁是“潜龙”？

《借枪》之后是《冷枪》。

冷枪

LENG QIANG

文且且 /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腾讯读书
BOOK.QQ.COM

天涯文学
ebook.tianya.cn

冷枪

LENG QIANG

文丘丘 /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枪/文丑丑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113-1536-6

I. ①冷… II. ①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0648 号

●冷枪

著 者 / 文丑丑

策 划 / 刘凤珍

责任编辑 / 宋 玉

责任校对 / 吕栋梁

装帧设计 / 周吾设计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 16 字数 200 千字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1536-6

定 价 / 2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人物介绍

萧来：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情报精英，本来踏踏实实做着情报工作，却不想被本组织的刺杀组突然盯上。当自己被说成是出卖情报的汉奸的时候，整个上海市的情报组织都想除掉他。面对重重杀机，萧来只能选择潜逃。在潜逃过程中发现自己被迫害原来是为了让自己打入日本人内部刺探情报。

袁豹侯：蓝衣社刺杀组组长，萧来的好兄弟，为人耿直，萧来出事一直抱怀疑的态度，并想方设法帮助萧来。两人的兄弟情义在这即将来临的战火之前表现得淋漓尽致。

水清兰：原是萧来的女朋友，后来嫁给了才子唐川。为人心地善良，本不应该涉入萧来的事件里面，一心想劝萧来回头，但是，时乖命蹇，终被想控制萧来的日本人杀害。

大岛舞子：日本间谍，美女一个，但不是那么心狠手辣的女魔头，而是一个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温柔得不能再温柔的女人。这个女人温柔似水，行为楚楚动人，令人见而怜惜，可谓是日本间谍里面的异类。萧来也被她的美貌柔情迷得无法自拔。

信使：蓝衣社的联络员，行为诡异，神出鬼没。是策划萧来是汉奸的重要幕后操盘，为人足智多谋，未雨绸缪。

唐川：水清兰的丈夫，《卫国报》主笔，激进爱国分子，写了很多批判日本人恶行的文章，曾是日本人暗杀的对象。作为水清兰的丈夫，

和萧来又站在了对立面上，后来因为水清兰的死，曾设法炸死萧来。

天狼星：中共特科的行动组人员，一心想杀掉萧来，几番失手，后来还是和萧来形成一条战线对抗日本人。

杀手朱独活：戴笠组建的“洪公祠”第一批学员，号称是洪公祠第一杀手，本来负责北京的工作。后来应组织调来上海，为的是除掉萧来这一个叛徒。后来认知了萧来的一切后，也就打道回府。

喜多丸：阴险狡诈，为人邪恶，是日本驻上海特务机构特一课的课长，策划了大量的暗杀行动，可谓人面兽心。

老彪：上海青帮虹堂堂主，暗里是蓝衣社的成员，也曾代表上海的青帮要除掉萧来这个被误为“无耻卖国”的汉奸。

目 录

- 第一章 黎明前的枪声 / 001
- 第二章 不能放走他 / 008
- 第三章 密令 / 033
- 第四章 这个女人不简单 / 052
- 第五章 潜逃者 / 071
- 第六章 密图 / 086
- 第七章 猎杀者 / 102
- 第八章 迷途 / 119
- 第九章 “飓风计划” / 139
- 第十章 嫌疑人 / 161
- 第十一章 潜龙？英雄？ / 182
- 第十二章 杀手 502 / 194
- 第十三章 喜宴 / 218
- 第十四章 亢龙有悔 / 229
- 第十五章 战火 / 243

第一章 黎明前的枪声

嘭。

一声枪响撕裂了这个即将来临的黎明。

“汪汪，汪汪……”几条警犬从上海的爱华路冲出来，在这个1937年的夏末，气温还有点炎热。这几条警犬快速地蹿出来，汪汪叫着往一条小巷里面追去，这条小巷幽暗无比，些许的路灯没有给它们多少光亮。

随着警犬跑出来之后，几个穿着普蓝色西装的中年男子跟着跑出来。他们都戴着普蓝色的帽子，看不到五官。黑乎乎幽灵一般，他们像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的情况，又好像是在追捕着什么。

是的，他们就是猎人。活在幽暗里面的猎人，而且每一个都身怀绝技，心狠手辣。

他们这些猎人是为了狩猎那些卖国的汉奸而活着的。

他们就是蓝衣社的成员。

蓝衣社刺杀组的组长袁豹侯便在这几个人里面。袁豹侯作为蓝衣社在上海分部的主要成员之一，还负责了极具艰难的刺杀行动领导工作。这一次，袁豹侯竟然亲自带队从爱华路冲出来，显然，这一次的目标绝非寻常。

这一次的行动叫“赶尽杀绝”。

有点令袁豹侯想不到的是，这一次不是刺杀，不是对某个叛党的、

卖国的大人物进行暗杀。上面把命令下来的时候，他错愕无比，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工作让反奸工作的人来做就可以了。他作为刺杀组的首领，手底下可以说是有着一大批的热血青年、亡命之徒、各路人怀绝技的刺杀高手。

按说进行暗杀行动，只要接到上面的命令，袁豹侯是毫不犹豫的。这一次他却是犹豫了。

这一次的目标是他的小学同窗，一个叫萧来的人。

他知道这一次他很难下手，至少在他没有弄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时候，他真的无从下手。他和萧来是年少时候最要好最要好的伙伴，如果他杀掉了萧来，总感觉有点大义灭亲。虽然说自己进入了以杀人为目的的蓝衣社，并且以自己独特的才华当上了蓝衣社刺杀组的组长，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但是，此时的袁豹侯还真的很难下手。

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还是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可以多问一句为什么？若说萧来是汉奸，出卖了党国，出卖了国家，袁豹侯还真的不相信。

袁豹侯认为自己对萧来的了解比对自己的了解还多。

不过，一切还是要服从命令。

知道萧来藏在了上海的爱华路8号后，袁豹侯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手下赶过来。这一次行动是不可以失手的，他还有一个私心，他要当面质问萧来这是为什么，想给萧来机会澄清自己的一切。

刚刚那一枪是袁豹侯开的，他想不到萧来会反抗。同学之间还没有来得及寒暄，萧来已经向刺杀组的成员发起了进攻，刺杀组伤了一个。萧来跟过江湖上的师父，手里的暗器功夫真是了得，一点也不令师父失望。

所以，袁豹侯开了一枪。

萧来反抗，袁豹侯很纠结，知道是自己亲自出马，萧来还反抗，那是完全不给自己面子。也许萧来还真的有问题。

在他袁豹侯面前反抗，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就好像一头奔跑着的猎豹，一只翱翔着的鹰，任何敌人在自己的面前都只会变成乖乖的兔子，多余的反抗只会加速他们的灭亡。

萧来逃出了爱华路8号往后面的街巷里面跑去了。

袁豹侯这时候也只好带着人追踪，他知道，他不会放过萧来的。因为在他要处心积虑帮助萧来的时候，萧来并没有做任何表示，反而是逃跑。这说明了什么？在袁豹侯的心里，渐渐认为上面的命令不会错。

袁豹侯是一个耿直的人，对于每一个任务他都会调查好了才下手，他不想去冤枉任何一个人。在以前的任务里面，上面总会给他不少的资料和证据，看过这些后，袁豹侯嫉恶如仇的性格就会爆发，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人，他从不会手软。

在墙的这边，是小巷的尽头。

几条凶狠的警犬失去了目标后变得很猖狂，疯狂地扑打着高大的墙壁，然后是不停地撕咬吠叫，把它们最残忍的本性表现得极为生动。也只有这样吧，失掉了目标还那么卖力地卖乖，主人才不会对它们有过多的冤枉和处罚，甚至不会因为失去目标而归咎于它们的无能，这是这些犬类的高招。

“大哥，他跑掉了。”一个成员往高墙一跃，看了看，另一边哪里还有萧来的身影，黎明将至，街头巷尾一头朦胧，萧来急匆匆的身影已然不知道藏匿在哪里？这个成员叹了口气，回头跟袁豹侯汇报。

袁豹侯也深深吸了一口气，点点头，说：“他逃不了的。”

他的口气无比地自信。

这时候有个成员走上来，说：“老大，刚刚如果不是你，我想，他

也逃不了。”

袁豹侯瞪了这个成员一眼，说：“你胡说什么？”

那个成员说：“如果老大让我们早点出手，只怕他早就命丧黄泉了。”

袁豹侯沉默了。

他比谁都了解自己手下的心情，这是他们刺杀组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失败，竟然让对方逃跑了。这是一种耻辱，对于在刺杀组里面工作的人而言，袁豹侯知道，这是他们内心最不爽的时候。袁豹侯的沉默，那个成员好像看不惯，说：“老大，我知道，你跟他小时候的玩伴，可是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们这一次铩羽而归，上面会怪罪的。”

“黑锅我会背的，你啰嗦什么？我不是说他逃不了吗？”袁豹侯有些生气了。

“小胡，你就不要多说了。”在另一边的成员这时候劝说跟袁豹侯杠上的那个成员小胡。

“知道这一次行动是为什么吗？”袁豹侯这时候抬起头来问身边的几个人。

成员们都是摇摇头。

袁豹侯问小胡，说：“你经常在里面走，你没有什么消息吗？”

“老大，这一次内部的保密工作做的是密不透风，我虽然经常在内部，但是还是不怎么清楚。”小胡摇摇头说。

“对了，老大，你还记得几天前的灵通社吗？”这时候，有个成员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就是那个，老大，刚刚被我们的人清洗的那个组织。”小胡有些激动了。

袁豹侯皱皱眉头，似乎有些眉目了。

灵通社是一个卖国的情报组织，所谓灵通，便是“消息灵通”的

意思。这是一个私立的情报组织，他们不受任何的控制，而且有组织有条理地在国内进行各种刺探工作。他们设备完善，人员也是一等一的高手，破译高手，刺探高手，各种各样的特工都有人投靠他们。

这是一个商业性的组织，只认钱，钱是越多越好，有钱就有情报。

这是一个隐秘性的组织，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头目是谁？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联系？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样和买家联系上进行各种黑勾当。

灵通社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买家想得到的情报。他们要价很高，所以他们的情报一般都是为外国人服务，特别是日本人。可以说，他们是情报黑市里面的一个毒瘤。不少的情报组织都想对其置之于死地，可惜，一直没有成功。

灵通社做到了情报垄断，自然会得罪很多人。

蓝衣社作为一个爱国斗士组织，对于灵通社出卖情报这件事那真是深恶痛绝，没少组织人手去试图瓦解这个难缠的组织。只是屡战屡败，灵通社里面汇集的都是一群智商极高的人才，他们精通各种各样的知识，这里面的人，无不是天赋异禀，真是可恨又可惜。

虽然屡战屡败，蓝衣社是越挫越勇。

终于在几天前查到了灵通社在上海地区的一个分组织。

这一个机会，蓝衣社的人抓住了。几乎是一网打尽，因为他们获得了一张上海区灵通社的成员名单。这是一件鼓舞人心振奋人心的事情，瓦解了灵通社最大的一个分组织上海区灵通社，对于灵通社而言，这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据了解，灵通社很多情报买卖都是通过上海区来完成的。这一次行动的成功无疑是将一把匕首插进了灵通社的心脏地带。

想到了这一次行动和那一次行动。

袁豹侯心里面一颤，问小胡：“那份名单可以看到吗？”

小胡摇摇头，说：“不可能，已经做了保密工作。”

袁豹侯捏了捏拳头，说：“我想看。”

“老大，难道你怀疑你的老同学萧来是灵通社的成员吗？”

“赶尽杀绝，赶尽杀绝。”袁豹侯念着这一次行动的代号。

“老大，我们是刺杀组的，你可不要乱来。”小胡提醒着袁豹侯。

“我知道，但是总要想想办法才行。”袁豹侯说。

“老大，我知道你不希望你的老同学是灵通社的成员，可是，上面已经下达命令了。”

“谁看过了那份名单？都有谁看过了那份名单？”袁豹侯问的时候，每一个成员都不敢出声，都低下头，缄言不语。不一会儿，才有一个成员说：“老大，你问我们我们可是啥也不懂，我们只知道杀人而已，你应该去问情报处的。”

这个人的提醒，使袁豹侯边转首问小胡，边说：“小胡，靠你了。”

小胡身子哆嗦了一下，讶然看着袁豹侯，摆摆手，说：“你是叫我去查内部吗？”说完是摇头不已，他哪里有这样的胆子？被发现那可是死刑。小胡的老婆也是蓝衣社的成员，分管情报处的文档。袁豹侯的心思这时候可都在小胡身上。

“小胡，你别这么说，我是想知道都有谁看过了那张名单。”袁豹侯说。

“好吧，我想你应该去问问韩北卫。”小胡这时候好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

袁豹侯听了，微笑一下，拍拍小胡的肩膀，说：“小胡，看来你老婆没少告诉你这些东西吧？”小胡顿时傻了，说：“没有，没有啊，我老婆很少跟我在一起的。”

袁豹侯脸色变得甚是严厉，说：“没有吗？机要情报，即使是自己最亲最亲的人也不能泄露，你老婆还真是大胆，我看啊，你也别在我

的组织混了，先关起来再说。”

“老大，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都告诉你了。”小胡给袁豹侯吓住了。

“你呀，贼得很，有待调查调查，你们几个给我押着他，最好把他关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袁豹侯突然下令，身边的几个成员一伸手就把小胡按倒。小胡哪里有机会挣扎，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他都昏昏沉沉的了，嘴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袁豹侯：“袁豹侯，你不是人，你竟然忘恩负义，你，你混蛋。”

“小胡，你多担待吧，等一切真相大白之后，我会给你自由的。”袁豹侯来到小胡的耳边说几句，一记重击就把小胡击昏过去。然后念着：“韩北卫，韩北卫，韩北卫。”带着这一伙蓝衣社刺杀组的成员慢慢消失在黎明前的曙光里。

第二章 不能放走他

萧来，浙江海宁人，杭州警官培训学校毕业，因为曾经在江湖上跟武林高手江南翹学过功夫，被国民党的特务处特招，成为了一名技术精湛的特工。

可以说，国民党为了培养这么一位极具天赋的特工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作为当时那一届特工班里面的佼佼者，他可是被寄予厚望。只可惜，这一位训练有素的特工很不买账，毕业的时候毅然决然放弃了上面分配的职务和任务，收拾包袱偷偷逃出了特工处。

萧来的出逃可以说是给国民党特务处一个极大的打击。谁也想不到萧来会逃跑，也想不到萧来会那么轻易就逃跑了。

这样一位危险性极高的特工逃出了特务处，真是给特务处惹下了不少的麻烦。特别是蓝衣社这样一个大型的组织，上面下令要处理掉萧来这一个不听话的学生。那时候，对于这些安全隐患，唯一的办法那便是处理掉。

“特务处可以培养你，也可以销毁你，可以给你一切，也可以剥夺你的一切。”这是这个班第一次班会上特务处处长告诉这些还很年轻的学生们的话。

萧来本是特工界未来一颗耀眼的明星。

可以放出万丈光芒，可以淹没日月光辉。

他的出逃，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

可是，就在很多人对萧来恨之入骨，恨不得抽他的筋骨，杀他千次万次的时候，萧来回到了特工处。

这距他逃走的时间整整是 72 个小时。

回来后的萧来没有任何一句洗刷自己清白的话，似乎要等待着死神的审判。他这么一折腾，没有人理解他这些怪诞的行为，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是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似乎已经奄奄一息。

但是，只怕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的是，他这样的做法本是要处以死刑，上面却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惩罚。他感到有些庆幸，那时候，在很多好友都为了他得以重生而感到高兴的时候，是的，没有哪一个不认为他会当场被枪毙。萧来最后的举动是拿着一把手枪硬生生地闯进了特工处处长的办公室，把手枪递给处长，似乎是想一死了之。

那一次，惊心动魄，谁都给萧来捏了一把汗。

萧来没有被处长枪决，而是被分到了上海的蓝衣社分组织特工处做情报工作。事后得知萧来回来了，没有被处以死刑，而且还调入了蓝衣社特工处做情报人员，说真的，袁豹侯的的确确很为萧来高兴。

可是，好景不长。

这一次，只怕连萧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蓝衣社的人竟然要刺杀自己。不仅如此，跟着响应的只怕还不止蓝衣社的刺杀组。

袁豹侯出现的时候，萧来还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

要是束手就擒，只怕自己真的要冤枉了。所以，萧来选择逃跑，只要先逃跑，就有机会绝处逢生。这一次，萧来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让自己落网。关于逃跑的话，只怕没有谁比他更有能力，想当初从特工处逃出来的时候，那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一般人还真不敢那么做，就是真做也不会成功。

带着满脑子的疑问，萧来成功地逃过了老朋友袁豹侯的猎杀。

曙光渐渐扩大的时候，一轮红日已经挂在上海市的东边。

萧来身上还是一件睡衣，逃出来的时候，什么都忘记了拿，手枪、衣服、裤子、钱，对了，现在还是光着脚丫。晨曦微凉，走在上海市的大街上，萧来感觉有些郁闷，这时候行人渐渐多了起来，而自己呢？一身装扮还真是引人注目，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那不是个办法。他绕到了爱华路后面的爱国路，很快地来到一个门户面前，这一边，没有什么行人，他左右打量后，伸手就敲了敲眼前这一面涂满棕色油漆的门。

门咯吱一下打开了。

一个 50 多岁的老人开了门。

“虎伯，是我，萧来。”萧来看到了老人后有些欣然，赶紧说。

看到萧来神色紧张，开门的虎伯自然不会多说什么，把萧来拉进门内。关上大门，虎伯就问萧来：“萧来，出事了吗？”

“刺杀组的人盯上我了。”萧来往老人家的屋内扫了一眼，这是他的特工病，他总要看看这里面有什么隐藏起来的危机，或者是什么有利的东西。这个房子不大，是一个厅子，里面一点是一个盘旋形的楼梯，显然是通往二楼的卧室的。厅子里面摆放着不少的沙发和茶几，还有不少的陶器瓷器等摆设品，在正面的白色墙壁上挂着一幅几米长的落地画幅，看不出是谁的手笔，上面云里雾去，山高树俏，流瀑飞流直下，那气势汹汹浩浩，下水花四溅，惊起无数的白鹤白鹭，生动有趣，惟妙惟肖。

“袁豹侯怎么就找上你的麻烦了？”虎伯这时候给萧来倒了一杯茶水，说：“这是别人送给我的龙井，我特喜欢，你尝尝。”

这个虎伯是个老特工，是蓝衣社最早的成员之一，给蓝衣社效力的时候立下不少的汗马功劳。现在蓝衣社要培养新人，虎伯也厌倦那些复杂的特工生活，就退到了幕后。至于他和萧来的关系，算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吧，因为萧来第一次进入蓝衣社的时候便是在虎伯的手

下做事。虎伯对于萧来那是爱护有加，每一次任务都交给萧来去办，萧来自然也不会令虎伯失望，这样一来，在欣赏和被欣赏之下，两人很是相见恨晚，成为了忘年之交。

“虎伯，我不是为了喝茶来的。”萧来把虎伯递过来的茶杯放到一边，接着说，“你老有没有收到什么风声？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虎伯想了想，摇摇头，说：“前几天蓝衣社把灵通社在上海的组织给捣毁了，你不会是参与了吧？”

“组织怀疑上我了吗？”萧来有些无奈。

“萧来啊，你是不是冤枉我不知道，但是我对你是爱莫能助。上面要除掉你，一定有他们的原因，不管是不是关于灵通社，我想，你还是回去问个清楚吧。”

“不，我不能回去。”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离开上海，你可以帮我吗？虎伯。”

“这个，袁豹侯都亲自出来找你，萧来，我想你还是回去好。”

“我不是不想回去问个明白，我只怕自己回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还有，袁豹侯他们只怕是无论如何都要将我给毙了，我也担心我还回不回去？”

“可是你现在的处境，你说我要怎么帮你？”

“我想想吧。”萧来这时候好像也不知道虎伯能帮上什么忙。他坐在沙发上，仰首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真的要被那些人逼疯了，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早知道就不答应进入什么特务机构学习了，我说我这个混蛋，我做什么不好，非做什么特工？真是烦死了，不给敌人烦死，也给自家人烦死。虎伯，你说说，我会是背叛国家的人？我会是背叛组织的人吗？就是长得像，我有那个胆子吗？”

“呵呵，看看你这德性，有点气急败坏了吧？昨晚会不会一晚都没